

父亲的战争

大陆首部具深刻反省的剿匪平乱的残酷历史小说

无论英雄枭雄，军人草寇，

个人命运皆难以自主；

一切爱恨善恶，忠义残暴，

大时代下都难脱政治与伦理的桎梏。

野夫 著

作家出版社

父親的戰爭

父亲的战争

野夫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父亲的战争/野夫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8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41 - 6

I. 父… II. 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9916 号

父亲的战争

作 者: 野 夫

责任编辑: 深 蓝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460 千

印张: 28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41 - 6

定价: 3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楔子

1

1929年的何云卿，又混得只剩一把驳壳枪了。

组织上本来要派他出国去学军事，可他汉字都才学会签名，看见书就攥着当手纸，哪有心思去上洋学堂。他几乎没加考虑就决定，还是回老家扯旗放炮拉杆子过瘾。

这个世界，业分仕农工商，人分三教九流，原本就有一种人天生便是吃江湖饭的。这碗饭，讲的就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，也算是老祖宗留下的一路活法。处在治世，他们就穿州过府，干艺乞食。放在乱世，便不免揭竿啸聚，作浪兴风。何云卿大抵还在十岁时，就已经自命为江湖中人了。这一路趟下来，二十几年过去，他已经杀人八千，自损一万，朝廷里封过军长，江湖中则早就继承父亲的衣钵，成了湘鄂西一带袍哥组织的龙头大爷。

他和那些在湘赣起义中被打垮的其他将领不一样，他乃草根出身，早在被程潜招安之前，就已经在湘鄂川黔四省道上扬名立万打下地盘了。别说袍子下还揣着火器，就算还是几面白刃，他只要回到故地来，依旧一脚可以跺出一口井来。

人一回老家旧路，先自多了几分底气。且莫说这回他来鄂西要拜访的主儿，原是这样威镇八方的豪强，星斗山的舵把子——跛豪。

跛豪和他，都曾清末民初这四省边区的马贩，在袍哥帮中，也同字辈。那年他们同去云阳贩私盐，偏碰上大雨不绝长江发水，盐都化成了咸汤，竟是蚀了血本。何爷胆大，撮合着跛豪一起去偷一大户的马匹，结果却与洪帮结下梁子。人家在地面上丢不起这个份儿，一路追杀，全靠跛豪射得一手好药箭，两位爷才得全身而退。

后来何爷举事，先结拜了八位兄弟，号称“八义团”，跛豪就占着其中七爷的位

子。冲盐局杀税警，夺那几十条毛瑟枪，跋豪也都躬逢其盛。何爷是草莽中的龙凤人物，并不甘于称雄山泽，一听说湘人蔡锷在云南誓师，他那儿还真不清晰帝国和共和的区别，也在湘西小城，打出了护国讨袁的军旗。其实帐下总共不过百十条枪，其中还有一半是从枪口上装药的。跋豪对国家事向来无甚鸟兴趣，他还是带着鄂西兄弟打道回府，继续做他的山大王去了。

江湖上虽然讲究有难同当，但何爷为人大气，并不勉强兄弟。再说此次举义虽然是挑战洪宪朝廷，然而各省纷自独立，南北对峙，鹿死谁手犹未可定。成败荣辱一念间，他如混得个出将封疆，何愁这些故旧不风随景从。万一时运不济，地面上一脉未绝，他还可以亡命江湖，再图东山。

人世间的荣枯穷达仿佛真有天命。何爷扯旗未久，就被程潜将军看中，收编了他这支杂牌民军。以后又一路北伐，屡战皆胜，打到武汉时，他已然官居国民革命军的主将。他的战功和江湖地位，都使得国共两党皆想跟他结交。偏偏他向来不懂政治和主义，只认朋友义气，共方派来和他喝酒论交的又是极会为人处世的邹公；两位抡碗大干，几番醉过，自然成了割头换颈的兄弟。到了宁汉合流国共分裂时，邹公一声召唤，他便带着一军人马开到赣中，打响了暴动的第一枪。

但这次宣战毕竟只是仓促行事，并无长远计划，很快义军便被反应过来的国军打散。何爷率部一路突围打到潮汕，终于不敌，只好只身跑到香港，辗转来到上海才重新和组织接上头。一番审时度势，他觉得乱世英雄起四方，出国不如还乡。以他的声名旧威，不愁打不出一片天地，他就是这么个敢赌不服输的爷。就这样，他又大摇大摆地打马来到了鄂西地界。

2

梨川县乃鄂西边陲的要塞，东连湘西，南下酉水，西通万州。相传上古蛮王巴蔓子为抵抗蜀军，曾向楚国借兵并许以土地相谢。后战胜，楚使索城，巴蔓子谓：国土不可私割，然个人食言，当以头颅谢罪。遂自刎。楚王感动退兵，并命厚葬巴蔓子头颅于此都亭山。

迄今这个古镇还是巴人后裔居多，民风骁勇，不失先祖烈性。自古这里又是入川平乱的要道，历朝历代的君主，都只能在此设土司自治。雍正以后，强行改土归流，这

里才有了外来的流官,但基本还是采取轻徭薄赋的办法以免激起民变。

但毕竟山深林密,天高皇帝远,一旦灾年频仍民不聊生,往往便有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强人出世。有清以来,这里从天地会,白莲教,一贯道,神兵到复兴会,哥老会,党社运动就没断过。任何政府都把这里视为匪患的重灾区,时剿时抚,终归是鞭长莫及。同样,所有江湖行帮和政治社团,也必然将此地当做藏身播火的窝点。进则北望中原窥视神器,退则转战山林龙潜大野。因而,这里的古老官道上,熙熙攘攘的往来客中,你还真不知道奔忙着多少胸怀利器的异日英雄。

湘西一别,何爷只听说跛豪带着一彪人马回到鄂西,端过一个县城,后来又被吴佩孚的直系军打进山里,就再无消息。他知道这位七爷野性难驯,肯定还在江湖行走刀头舔血,要找到他并非难事。

这一带地面都是他当年卖马贩盐踩熟了的老路,虽然十几年久违,想必还有些故旧袍泽,能牵出往日情面。天下袍哥是一家,凭他的湘西龙头辈分,以及对帮内规矩和海底切口的熟稔,他走到哪里也能找到供饭的主儿。

他先在街上一晃,从那些坊肆楼栈中,立马看出一家唤做“哥来客栈”的旅舍,是江湖人物的行脚处。他车身进店,先拣了个当窗的座子占下,不紧不慢地掏出烟斗,开始燃起一团氤氲火气。店堂里散坐着一些茶客,似乎皆是寻常往来的熟人,吃茶聊天,打尖小酌,角落的竹躺椅上还有吞云吐雾的大烟客。

他看得出来,虽然大家佯装自说自话,但还是注意到了他的烟斗——在这个年代的这个小镇,玩这种洋玩意儿的毕竟还少。他一生好的就是这一口,更喜欢占风气之先玩个时髦,此刻,他还真的感谢伯仁兄送他的这件法国货。

店主是个年轻人,表面的热情卑微中自有~~一种~~一种不卑不亢的分寸。打小就习惯了迎来送往,已经把他磨成了一个江湖老客。他打眼一望,就知道新来的这位客官,隐然自带一种贵气。他拎壶执杯过来,热情地招呼:这位大爷稀客,先喝杯热茶。

喔,再加四个茶杯。

店主心下有点明白,又补问一句:喔,还有朋友?何爷懒得答他,只也了他一眼,他就赶快跑去拿来了。一锅烟抽完,何爷才开始将五个杯子注茶。他注茶的动作和程序皆有讲究,店内已然有几个内行暗自打量着。茶注满,他又漫不经心地把杯子在桌上摆出一个投石问路的谱式,然后闭目养神等着。他相信座中定有子弟,会来

接他的茬。

他这行的是袍哥的礼数。话说袍哥，原本叫哥老会，是清朝初年在四川兴起的秘密社团。那时因张献忠在四川杀人太多，朝廷强迫湖广填四川，造成一场空前的大移民运动。许多人家搬去后，却没有土地可耕，成为社会闲散人等，便只好练拳玩刀，抱团操江湖，人称咕噜子。恰好郑成功在台湾坚持抗清复明，他派陈近南入川联络各路豪杰共同举事，于雅安首开精忠山，整合咕噜子，改称哥老会，又叫汉留，习称袍哥。

袍哥组织在有了反清的政治诉求后，为了安全，设计了一整套规矩制度，帮内唤做“海底”。传说是陈近南从台湾带来的密件，因登陆时碰到清兵盘查，便丢到海里，后被渔民捞出，又由弟兄购回，遂一直在帮内秘密流传。其中戒律分为红十条黑十条，组织分为内八堂外八堂。又按仁义礼智信分为五个堂口，仁字堂多属官绅，义字堂多为商贾，礼字堂专属兵匪，智字堂聚集农工，信字堂则收留游民乞丐艺人等。

袍哥讲究有饭同吃有难同当，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，很快在南方数省传开，各地都有了香堂码头，为首的叫龙头大爷，又名舵把子。入会要有帮内兄弟介绍担保，开香堂喝血酒行礼仪。谁要是欺师叛教，绝对逃不出管事五爷的三刀六洞。

何爷久不在江湖行走，但这些拜码头的规矩却是娴熟的。他此刻摆的这个茶壶茶杯的样式，就是严格按袍哥的海底要求，在这里寻找同道的。

何爷一边听着旁边几个人扯白，一边拿眼觑着四围的环境。他发现已经有几个茶客在观察他的茶阵，店主对个小厮耳语了两句，那厮就跑了出去。

六斤，听说你捡了个媳妇，漂亮得很，啥时圆房请个客嘛？有客在调侃店主。

店主咧嘴笑道莫说起，也是没得法。都是上街冉姨娘非要做的中，说是沙坡向马客的么姑娘，她妈死的早，去年他老汉出门赶马，又遇了匪。才十多岁遭孽，没得人管，冉姨娘非要说给我。只好先养起再说。

谭六斤，你龟儿莫得了便宜唱雅调。再过两年，老子来把么妹收回去，看你肯不肯给。门外进来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，大声大气地佯骂，手上还牵着一个一岁多的女娃娃。

多数人闻声皆起身唱喏哟，冉大爷，您也来了。店主谭六斤急忙引座，打起哈哈说道说起耍的，等杀了年猪，我还要去给姨娘送火腿呢。这是么姑嘛，长恁么乖了，

来，坐，要吃点啥子？店主向冉爷丢了个眼色，冉爷牵起娃娃就走到何爷的桌边径自坐下，堂上顿时安静下来。他打量了一眼茶阵，再抬头看看何爷气定神闲的样子，先自多了几分肃然。他翘起三根指头将茶阵换了个燃香迎客的谱式，开始用切口盘底。

两人一番对话，各自双手一拱道声失敬失敬，仿佛老友重逢般哈哈大笑起来。冉爷回头叫道，谭幺师，备酒饭，老夫捡场了。

冉爷乃本地袍哥仁字堂的掌旗大哥，年轻时在重庆万州一线跑滩就开始嗨袍，所以班辈很高，论起来，跟何爷竟是同辈。他中年洗手还乡，做起了药材行，实际暗中操控着这一片的鸦片买卖。民国不禁江湖帮会，所以他在这一方是大开香堂广收弟子，官面上还兼着州府的参议员。他在本镇，可谓是一言九鼎的人物。无论官私纠纷，到码头上吃讲茶，只要请得冉爷到场，就没有搁不平的事。

他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，一见何爷就心知这不是一个寻常人物，否则谭幺师也不会专门派人请他出场。茶馆本来就是各地袍哥码头的公口，天天往来的都是跑滩的子弟，能惊动冉爷的一年也没几个。

谭六斤也是嗨哥，负责帮里的迎来送往，行话称做幺师。他一看冉爷都如此敬重的人物，必是江湖上大有来头且有字号的前辈，哪敢丝毫怠慢。他在单间备好八碗席，过来请两位爷入座。他自个都不敢叨陪，掩上门出来了。宾主依次坐定，小女儿也自己爬上八仙桌，和何爷打横对着，竟是一点也不怯场。

请教兄台字号如何称呼？冉爷先小心翼翼地发问。湘西何家，小字云卿。何爷信口答道。冉爷似乎猛然想起什么，竟自一惊，嘿嘿说道，原来是何将军，兄弟眼拙，多有得罪，乞谅乞谅。将军的壮举，这边也早已传开。您这就一路单身？来小处想必有何要事，还请吩咐。

何爷说，也没别的，就想打听个兄弟下落。他也是场面上的人，腿有残疾，也是吃刀头饭的，人称跛豪。

他啊，晓得晓得。也是同袍，是这方礼字堂的舵把子。在星斗山扎着寨呢。何爷听罢，放下心来干酒。却见那小女娃也端起碗来跟他碰杯，憨态可掬，不禁笑了起来，逗她道你叫啥子名字啊？那孩子一板一眼地模仿大人说，免贵，我叫幺姑。

两个老江湖竟被逗得大笑。冉爷笑罢解释道，贱内一直不孕，前几年只好又纳个小，终于有了这娃娃，因是女孩，小名唤做幺姑，大名尚未取。说着他突然想起，后天

我们就可以见到跛豪，他肯定不请自到。

这有何讲？何爷问道。他说这不远旧司堡，有个土司后人覃慕文，算个绅夹皮，是我老友，又是干亲家。他后天给他的少爷做周岁，我们正好去可以遇到跛豪，因为他们也曾拜过把子。他肯定会去。

两人喝得微醺揖别，六斤已经为何爷安排好下榻处了。

3

何爷此次回来，是要图谋东山再起的。如果仅仅是混江湖，他完全无须再来转这些乡码头了——毕竟不是二十年前。眼前革命虽然陷入低潮，但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已经形成。而这个组织区别于江湖帮会的是有极强的信仰和纪律，同时还有国际社会的背景支持。他们似乎意不在割据称雄，而是要改造整个社会，对此，他还是非常认同的。他是底层过来的人，知道封建皇朝和旧式军阀皆无法改变这个国家的积弱积贫，正是那种黑暗不公把他逼上梁山，他的家人已经为此付出生命。既然加入了这样一个组织，打响了造反的第一枪，那么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他的性格注定了他将血战到底。

更何况他的身后还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可以为他所用，虽然此道中人芜杂不精良莠不齐，但古老的江湖传统和道义血性依然存在，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凭借。当年他能白手起家，打出一方天地，现在更不愁重敲锣鼓重开台了。在上海时，他对邹公说：鹤要占滩，虎要占山，龙要占渊，革命不能没有根据地，大家不能当流寇。他不会谈主义说信仰，但要枪弄棒先开一片生荒，那还是当行本事。邹公自然清楚他的出身和民间号召力，也就同意了他回故乡组织暴动的计划，并指示两湖的地下组织沿路接应。现在，又要看他自己平地抠饼的本事了——他要抠就抠个大饼出来，否则还真对不起自己这价值十万的脑袋。

袍哥在各地码头基本都开设有茶馆，行话叫公口，算是帮会议事聚会和迎来送往的窗口。它挂灯笼的方式与众不同，帮内人一望即知。谭六斤原是孤儿，先在丐帮混，后来冉爷看中了他的机灵，带在身边跑腿。到冉爷开香堂立码头时，就让他来主持了茶馆。

他知道何爷来历后，更是好茶好饭将就着，一上午百事不管，专侍候着何爷说话。一番打探，何爷已经对本县的基本情况大致了然。他知道跛豪还是浑水袍哥，冉爷是清水袍哥，虽不同堂字，跛豪看在同袍份上，基本不来此镇骚扰。县上没有正规军，只有个保安团，勉强维持着当地的治安。

在那个年代，土匪近乎于一种职业，有的甚至世代相传。他们把这行也当做讨饭的手艺，一般并不轻易去惹滔天大案，直接与政府开战。因此，他们往往劫掠一些过路客商，或者向大户勒索一些财物，一般不去撕票杀人。有的甚至考虑长远，在地方上收取保护费，还代行治安维护。然后等着哪个军阀缺人时，前来招安再转变身份。

两人正自闲话，茶馆忽然闯进一伙人来。为首之人一袭青色长袍，俨然还是旧时书生打扮，三十来岁的模样，额下却留着一缕胡须。眉眼清秀，但隐然有股杀气。他径直拣右侧大桌主位一坐，随行几个年轻壮汉环侍于侧，仿佛排开了一个阵势。只听那青衣汉子沉稳地对那些后生说道，等会你们不许乱来；老话说歪江湖正道理，我就不信天下事逃得出个理字。这是民国了，他覃老头还以为是清朝，还在做他的土司梦。老子帮你们把这官司打到底了，赴县上州，也要出这个头。

何爷一看就知道是来茶馆吃讲茶的。那时民间纠纷，老百姓怕见官，往往冤家两造约请个中人先到茶馆讲理，讲得好就私了，摆不平就开打，出了人命才可能上衙门兴讼事。看来今天这里有场好戏，不妨借此观观民风下情，反正他是不怕溅血的。

谭幺师见有些怕事的茶客纷纷留下茶钱离座而去，急忙上前向那汉子打千致候：哎哟，彭先生，好久不来喝茶，一来就要掀我的摊子嗦？彭先生哼了一声答道，哪个敢掀你的摊子？借你个码头讲个理。他覃土司欺人太甚，竟然想占我们的族田，真正岂有此理。

哎呀，你们覃彭两姓都是大户，何必为三分地开打嘛。谭幺师劝道，你们今天请的哪个做中嘛？最好莫在我这儿扯起来，桌子板凳打烂了要当赔匠哟。正说着，只听后面一声门响，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中年人带着一群汉子闯了进来。谭幺师赶紧迎上去将他们引到左边入座，同样寒暄道，三先生，难得看到你出来跑滩走场子哟。

三先生看来还是个斯文人，不失儒雅地答道没法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东主有难，西客纾之。这都是古理啊。那边彭先生端起茶啜了一口，呸的一声吐在地上，冷笑着自言自语道，只听说爱人以德是君子，没听说助纣为虐乃古

理。昔年冯谖客孟尝君，为东家尽烧田契地券，预留狡兔一窟，那才叫深明大义。

三先生装着才看见彭先生，隔座举起茶杯将盖子一揭，在杯沿上轻敲了一下，斜眼对彭做个敬茶科，然后不愠不火地说道哟，彭秀才在座啊，我说是哪个敢在这镇子上调文呢？两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，眼看就要撞出火花。谭幺师生怕还没开讲就打将起来毁了他的铺面，不断两方劝和，却是按住葫芦起来瓢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何爷一边喝茶看热闹，不禁笑了起来。看这两方皆非善物，倒也听不出究竟理在谁家，他倒有耐心再看看谁能说和这两路人马。

喧闹声中走进一个大汉，虽然也一身皂袍，但器宇轩昂自有一股英气，往那中间一坐，仿佛平地移来一座塔，所有人皆被逼住似的顿时安静了。何爷看他两道大刀眉下深藏着一双乌眼，眼中的寒光被主人有意掩饰，但仍在瞬间收放着芒刺，让人肃然而畏。他觉得此公似曾相识，却一时想不起是否哪位故旧。那人向谭幺师招招，往桌上一指，谭幺师立马送上茶去。看来谭也不熟悉，否则他定会称名请安。三先生和彭秀才突然也被镇住似的，埋头喝茶不再较架，何爷原以为是中人到了，再看那两位表情，才发现错了，这位爷竟是不识相的过客。人若修到这种威而不露的境界，连何爷都会有几分佩服。

一会儿门口传来一个脆生生的童音，莫打了莫打了，我来解交了。说话间蹦进一个孩子，大家不禁破颜而笑——原来是冉幺姑牵着冉爷到了。两边人马都起身招呼，独有中间那大汉旁若无人似的端坐不动。冉爷拿眼一瞟，便知这是个人物，颌首示意以尽礼数。然后在靠门的桌子边将身放下，吩咐谭幺师看茶。两岁多点的幺姑却闲不住，屁颠屁颠地径直跑到那大汉对面，毫不怯场地学大人说话——这位老英雄从旱路来还是水路来呀？所有客人皆哄堂大笑，连那大汉也绷不住开心一笑，俯腰将她举了起来。堂上的空气顿时变得松弛，一个孩子轻松地就化解了一团杀气。

冉爷吸了两口茶，才缓缓开腔，要我说啊，我就不该来趟这塘浑水。你看你们两家，一个是耕读传家的门第，一个是世代簪缨的缙绅。论理，你们哪个不懂，还须我来做中？再说都是我的朋友，闾里乡亲，为几分薄地弄得脸红脖子粗，值得着吗？我今天破个例，不来评理，只听你们双方摆说，让各位过路客官来判个是非。说嘛，哪个开场？

堂子上忽然又静了下来，似乎都有点羞于启齿了。彭秀才咳了几声，还是忍不住

开言，冉爷这话是个大理，但事有曲直，理有正偏。关坡上那片地，原是我们彭家的祖塋所在，四乡八里谁人不知。他覃家良田千顷，还偏要来占我们这几分山地，要不是祖坟还在，让亦无妨。那坟在那里几百年了，还用我说那是谁家的地吗？

三先生哑笑一下接话，你说是你家的地，却又拿不出地契。我们东家倒是持有朝廷封地的丹书铁券，这还用讲吗？彭秀才站起来驳斥，你倒好意思说，你那是哪朝哪代的表章啊，说给大家听听。

这是覃家先祖帮万历爷平苗乱封土司时奖励的庄田，历代又没变过。即使到了民国，也没不认先朝的地权，咋个就变成彭家的族田，你又摆一下呢。三先生反驳道。

你那土司才当了几年，到雍正爷改土归流就废了你们的特权，你以为还是土皇帝啊，想占哪里就占哪里呀。彭秀才忿忿说道。

三先生抢话说你这才叫数典忘祖呢；你回去查下家谱看，你们祖坟埋的那位爷，原是覃家的家仆，老祖宗念他一生忠厚，才许他埋在覃家的地头。谁知你们这些后人却得陇望蜀，想连那坟边的几分地都占去。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，看来好事做不得。

那明明是我们祖上一辈子辛苦换来的，十几代人一直是彭姓人在耕种，怎么到了你这一代，却说那是你们的庄田要夺回去，这不是巧取豪夺么？仗倒人多欺负人嗦？官司打到北京去，我们也不会怕你嘎。彭秀才越说越气，声音都抖了起来。

三分地牵出这么大片历史，旁听者也分不出是非来了。冉爷边听边摇脑壳，么姑却在调皮地玩着那中年大汉的胡子。何爷心知社会底层的土地矛盾日甚一日，豪强兼并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，这个时代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，确能吸引草民，但到了民国，却依旧沿袭清朝的田亩制度，只能加剧各个阶级的冲突。共产党要平分地权，看来还是可以得到天下民心的。

大家各讲各的理，说不出究竟后，都拿眼看着冉爷。冉爷拿出腰间的大烟袋，吧唧吧唧地吸了起来。两边人都不认识那位大汉，都以为是对方请来的帮手，皆不敢直接挑战开打。场面复又静下来，那汉子似听非听逗着孩子，这时忽然对么姑说，娃娃，我教你背诗吧。然后自顾自地念叨，刘李两家争一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初秦始皇。他似吟似唱的深沉嗓音，仿佛一道魔咒击中诸人的心灵，三先生和彭秀才皆感有些脸红。

冉爷过去抱过孩子说，莫把伯伯的衣服弄脏了，快下来玩。然后很谦卑地对那大

汉说，小女愚顽欠教，谢谢先生指点。敢问先生到哪去，何妨到寒舍小住？那大汉呵呵一笑说，不敢不敢，过客而已。彭秀才一看今天这场面，知道争不出短长，起身过来向冉爷施了一礼，带着族人先自撤去。三先生过来对冉爷说，明天少爷的周岁，东家要我务必把冉爷请到。您别忘了。我还要去办菜，先走一步。冉爷懒懒说道转告你家老爷，我明天还要带个贵客过去。

何爷在听了那大汉口音后，忽然想起他是谁来，心中一惊，他何以会来此地。这会儿见众人散去，急忙过来恭敬地低语道，旅座，您怎么也驾临了？

原来此人是何爷在湘军时的老长官，程潜将军手下的骁将旅长，姓胡名玉儒，字铁壁。何爷初被收编时是他麾下的团长。后来何爷一部被送给川军，兵荒马乱中便失去联系，不想今日却能异地邂逅。胡玉儒忽然被人道破身份，也是一惊，抬头仔细端详了何爷一会儿，立马起身拉手道，云卿兄，你真是龙潜大野啊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你不会是要给我送笔横财吧？

何爷知道他已经晓得自己被悬赏通缉的事而故意玩笑，便顺着说道好呀好呀，铁帅识货懂价，这脑袋给您摘去倒也不亏。老长官别来还好吧？怎么也解甲归田了？

嗨，说来话长，改日再聊吧。你呢？何以来此？喔，莫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哈哈。云卿兄果然深怀鸿鹄之志啊。胡玉儒恍然大悟地说道。到底是军中老客，一下就能猜出他此行的目的。何爷并不想瞒他，忽然想起此君正直勇猛且身怀绝技，当年帐下子弟现在也多是军中成名人物，何不拉他共同举事呢？遂说道铁壁兄，乱世兄弟难得一见，今天哥俩好好喝一场。

4

旧司堡是个古老的山寨。大约元朝就在这里设置了龙腾土司，曾经也是这一方的政治文化中心，有过其鼎盛和繁华。康雍两朝废除土司，改委流官，这里不在商道驿路边上，慢慢就开始衰落了。但寨子上依旧还有几百户人家，多为巴人后裔覃姓族人，因此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一些先民的文化和习俗，甚至还在内部流传着只有他们彼此才能听懂的奇怪语言。在外人眼里，这里似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。

覃慕文的大宅院就在原来土司城的旧址上修成，背依千峰，面临深壑。因其占据

着全寨的制高点，外筑石墙防匪，内皆木构雕梁，三开九进，层楼高耸，远远望去依然不失山中王者之范。

覃家在此世居三百年以上，文点翰林，武授偏将，代代皆有出头露脸的人物；因此虽废了土司，仍然还是地面上收风管雨的至尊。历来县太爷赴任，都要抽时间专程拜访。这覃姓人家虽然支派复杂，族人也贫富悬殊，内部也锱铢必究，但凡与外姓和犯匪相争，则合族同心，抵死相搏。因而方圆百里，几乎无人敢与逞强。本来山中人家，半耕半猎，户户皆有刀箭火器，到覃慕文这一代，兵燹匪祸不绝，他又从汉阳添置了新式快枪，弄得连过路的小股军队要想筹饷，都只能开口商借不敢相强。

族有祠堂，拜天祭祖，三牲九享，算是合族团结的必备仪式。到了民国，与时俱进，又把祖田所聚的公款拿来延聘教师，开办了新式学堂，贫家子弟若能升学到县州省城，还可以获得合族资助——当然仅限于本家本族。像这样的山中望族，那就是官匪皆愿结交的对象。

何爷和冉爷晃晃悠悠地行走山路上。前面是冉爷送礼的仪仗——因他和覃老爷打过干亲家，这份礼不能太薄。他中年纳小，姨娘才刚刚出怀，覃老爷便开玩笑说，你要是生个女娃，那我钻天打洞也要生个儿来娶你家小姐——那时覃太太连生了四个千金之后撒手尘寰，他正好扶正了一个填房丫头。就这样一句戏言，两人便结下亲家，开始为未来的孩子打赌。也算是两人的因缘聚合，冉爷给幺姑做三朝宴之时，覃家少奶奶终于珠胎暗结。分娩之夜，风驰电掣，平地一声响雷，诞下一个少爷。覃老爷自己欢喜不说，更把那冉幺姑视做招财童子送子观音，仿佛没有她的招引，他覃家就要断了香火。

何爷还沉陷在早晨与胡玉儒告别的伤感中。昨夜与老长官一席长谈，几乎让他初次感到困惑。他不是一个喜欢思考为什么的人，凡事凭性情和直觉行动，不爱去追问动机和结局。他要造反，是因为他不愿受任何势力和人的欺负。他并未想过要做草头天子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社会和一份舒服的生活。谁让他不舒服，谁就是他的敌人。而谁是他的敌人，谁就会感到危险和威胁。对他而言，一切就这么简单。

他才粗粗获得的那点革命道理，在与日本回来的老同盟会员的辩诘中，自然占不了上峰。他发现胡爷和当初相比，忽然判若两人。当年的胡爷，充满了铁血精神，在讨袁的军中，以嗜血酷战而令北军闻风丧胆。现在的胡爷，却突然放弃一切功名利

禄,并开始质疑革命,进而迷茫于整个人生。都是读书闹的病啊,他至少现在还无法理解胡爷的抉择。等到五十年后,他终于明白胡爷的思考之时,他已无路可退了。

冉爷是老江湖,犹未看懂这两个大人物的神秘来去。他只知道何爷有些情绪,但他是不会去深问的。他尽量找些江湖故事闲扯,聊博何爷开心。

不觉间已到覃宅,看那铺排,连何爷也有些心惊,未想到这深山之中,还有这样的盘龙卧虎处。但见一片礼炮声中,寨门打开,略显发福的覃老爷盛装迎于路前。冉爷不敢介绍何爷的真实身份,只说是湘西袍哥的龙头大爷,覃老爷已自兴奋不已,急忙引进客堂,敬茶递烟不迭。

堂上来客往,川流不息。院坝里已经支起几十张八仙桌,准备开流水席。礼房中三先生正忙着记账,谁家的礼份都要登记造册,来日好还情。几个知客士也高唱着谁谁嘉宾到,按不同身份带路引座。

几人赶着吉祥话说,总管三先生进来打断,说时辰已到,准备开席了,请几位爷上座。三人踱出客堂,到院坝首席坐定。何爷看见当中摆放着一个硕大的红漆筐箩,上铺金丝绒毯,毯上分别放着毛笔、镰刀、大印、算盘、果饼、针线、榔头等物。他知道这是按习俗让孩子抓周,以预测其后的人生喜好和命运。

又是几声礼炮炸响,欢呼之中,内院中走出少奶奶,奶奶抱着一个精气活泼的小子紧随其后走来,将那小哪吒放到了筐箩中间,大家屏息看着他如何选择。他环望四周,见许多人头竟然毫不认生,自顾自开始打量那些稀奇古怪的玩具。忽然大门口传来一声粗哑的喊声,龟儿老子都没到,就开席了嗦?

众人闪开一条道,覃冉二爷都连忙起身相迎,只见一个敦实的跛子一歪一歪地闯了进来。那礼袍穿在他身上长一截短一截,显得十分滑稽。后面跟着两个牵马的壮汉,从马背上卸下两匹野猪往后厨送去。他跟覃冉两位唱个肥诺,一看儿子正要抓周,也不理众人,叫声我来添一样,竟然从腰间摸出一把手枪来,退出弹夹,蹲下放到筐箩中。

覃爷暗自叫苦——你是想我儿也当土匪嗦。又知道他大大咧咧搞惯了,不好计较。何爷早已认出来人,故意不先理他。却见那小儿东瞅西望,可能看到这新送来的东西好玩,竟然先抓了过来。大家哈哈大笑,冉爷心中也是一惊,看他又去拖那支毛笔,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好，好。日马文武双全，覃老爷，祝贺你呀。跛豪拍肚大笑，随覃爷向主席走过来。何爷对冉爷眨了个眼，冉爷就故意不说，看跛豪如何反应。何爷掏出烟斗，眯缝着眼睛吸起烟来，奶妈抱走孩子，众人复落座。那跛豪看着上座上先占了个人，心中略有不快，走两步忽然站定，弯腰定睛仰视起这位客来。覃爷正要解释，他拿手一按，皱起眉头再看，忽然摆起跳到他跟前大喝一声，你日马是活人还是死鬼喔？覃爷还以为他们有什么过节，心里正急，却见何爷哈哈一笑，两人竟抱成一团。

一伙人开始大碗筛酒，轮番单挑，直喝得人仰马翻。何爷和跛豪都是被那几个小匪用马驮回去的。次日酒醒，已是在星斗山的大营盘里了。何爷独自在寨子里巡视了一番，发现跛豪选的这个窝点还是有些眼光。上山一条独路，两边皆是深渊。巨石垒的大门架两挺机枪，就万夫莫开了。山上有水有田土，百多个匪众竟然还自己耕种点粮食蔬菜，有的老匪还养着家眷；一派尧天舜地的样子。如果不是聚义堂上架着的刀枪，真还想不到是个匪窝，他边看边笑，恍觉人生如戏。

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透过竹林，日影斑驳如泼墨写意。跛豪让部属搬出两把交椅放到堂前，沏来好茶，他要陪大哥好好聊聊。一别十几年，大哥成了逃将，他还依旧是坐匪，偏安一隅，他觉得还是自己舒服。你这回来，有啥子想法；兄弟我保证鞍前马后照应。跛豪不减当年义气地说。何爷忍不住笑起来，他也懒得跟这粗人细说，只说莫一天盯着周围团转的老百姓打，要打就打天下。他现在算是弄明白一点了，造反都得有点信仰和主义才行。

两人一番密谈，直谈得日头西坠，黑云东升。一辈子刀头舔血的跛豪都听得一愣一愣，只觉得腥风扑面，杀气荡胸，山河变色，大地动摇。从此何爷又将在湘鄂西改天换地，杀出一片血色江山；且牵连无数后辈人物，铺垫出二十年后如许故事。

第 一 章

1

人无论贫富贵贱，活得久了，皆有宿命之感。就像无神论者到了麻将桌上，也要讲手气朝向。中国人一向说富不过三代，穷不到百年；覃慕文家已经富贵十代了，但他还是惴惴不安。虽然十八年前，填房扶正的丫头，终于辛苦生出了一个养命的儿子覃天恕；但似乎一路走来，尽管熬到了抗战胜利，他却依旧感到身处于一个无边无涯的乱世。乱世中的富贵，仿佛是一根危崖上紧绷的钢丝，颤颤巍巍行走其上，好像随时可以变成一个要命的绳套——一个六十多岁的土司后裔，竟然为与生俱来的富贵操碎了心。

他不得不为自己开始设计后事了。覃家庄园屹立在 1945 年初秋的斜照里，青砖绿瓦似乎在寒阳的回光返照之下，泛滥着最后的荣华和辉煌。覃慕文负手踱步在古老的寨墙上，眯缝着老眼，遥远地张望着对面山腰的一群人——他的管家三先生，正带着施州闻名的风水师朱一尺，在为他踏勘最后的佳城。

三先生是覃家的世仆管家，就是说打祖上开始，便是覃家的包衣奴才。傍着主子营生，也结婚，也生子，但是世代代打小就要学着经营田产物业，要终身为奴帮东家理财。这样的人虽然学问不高，却是最通时务经济，深谙世道人情。一晃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，覃家的田宅即便在乱世，也没从他手上变少，足见他是一个何等精明的乡村世界的人物。老爷好端端的日子，却忽然要他请人择看阴宅，他只好请来朱先生，带着几个仆随在覃家的千亩河山上，镇日晃悠起来。

朱一尺是堪輿世家的传人，他家看风水，却别于其他九流三派——只看阴宅，不看阳宅。真正让他在施州道上暴得大名的是年轻时，他帮来鳳县瞿家老爷看一块墓